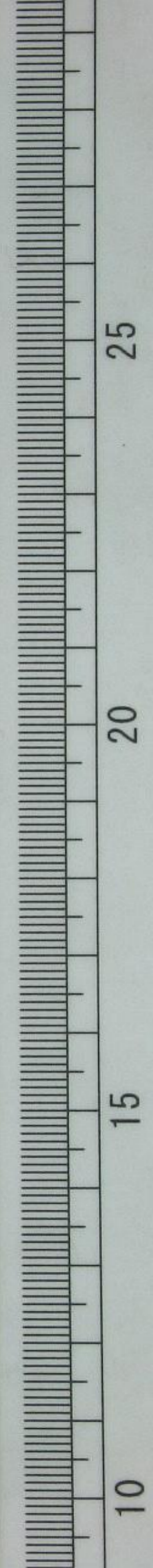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23
8



13-8止

文庫 17
W123
8

杜工部集卷十九目錄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進封西嶽賦表

封西嶽賦

杜工部集卷十九目錄

玉勾草堂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麿氏寄贈

010185185864

本集卷十九目錄

進鵬賦表

鵬賦

天狗賦

唐興縣客館記

說旱

畫馬贊

雜述

秋述

東西兩川說

杜工部集卷十九目錄終

杜工部集卷十九目錄

二

玉勾草堂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

天寶十三年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

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

吳本有於字

陛下豐草長

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

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

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時不敢



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
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吳作友朋竊慕堯翁擊壤
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
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寢廣卷軸
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
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
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
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

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
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據大禮以
相籍越彝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
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
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闐闐逗蚩尤張

猛馬出騰虬捎熒惑墮旄頭風伯扶道雷公
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
砢萬山颺颺歛臻于長樂之舍嵬入乎崑崙
之邱太一奉引庖犧左文粹右堯步舜趨禹
馳湯驟鬱閼宮之崔嵬坼元氣以經構斷紫
雲而竦墻撫流沙而承雷紛隳珠而陷碧燿
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絕光炯而初晝
於是翠蕤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

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
難究瓊漿自間於棗盛羽客先來於介胄爍
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
敕王喬以視履積昭感于嗣續匪正辭於祝
史若盼蠻而有憑肅風颺而乍起揚流蘇於
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曾巔孔文粹
蓋歆以颯纏中澁澁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
上穆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僭號于五代

復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
為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窳窳其孤赤鳥高飛
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
臬兀而小人啣喻歷紀大破瘡痍未蘇尙攬
拏於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一作
讀誰一統于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
不殊一作雜比聰虜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
陰鬼嘯落日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

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
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
叔寶初襲編簡尙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
覩家給竊以為數子自誣敢正乎五行攸執
而觀者潛晤一作悟或喜至於泣鱗介以之鳴
簏昆蛟以之振螿一作鱗介之鳴感而遂
通罔不具集乞神光而紺閭羅詭異以戢香
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巖岌九天之雲下

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
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
有虹蜺為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
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於巨細覲披寫
於心胸蓋修竿無隙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
黑簿睨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于壽域明
返樸於元蹤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文粹
而雷六龍咸襲跡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斯作空

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
洎左元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
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配君服宮尊臣
商起數一作數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
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
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
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旁至於易制取法足
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

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
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
伊庶人得議實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
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
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取撥亂返
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
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
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况是蹴魏踏

晉批周挾隋之後與夫

一作乎

更始者哉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

白旗

文粹
作旄

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

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龐俗之謠稽正統
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
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
月而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亘乎晉

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真人
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
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
而尊卑各一作必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
取之以義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輿即以是日
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
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
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既而太尉參乘

司僕扈蹕望重闔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
卿淳古士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
所密宿翠華於外戶曙黃屋於通術氣變變
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賓阼帳有甲乙
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
律筍簴侔以碣磻干戚宛而婆娑鞀鼓填篪
爲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
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脩一作循通既比乎旭

日昇而氛埃滅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
江海波鳥不敢飛而元甲嶮嶮以岳峙象不
敢去而鳴珮剡爚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
歌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儲精以稠疊門闌洞
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
往熙事莽而克塞羣心夔以振蕩桐花未吐
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
上若夫生宏佐命之道死配貴神之列則殷

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禹代
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
興以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名垂卓絕向
不遇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
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
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
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
爾乃直于主索于祊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

精蓋我后常用維時克貞營以蕭合酌以茅
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
其瑞神姦妥帖不敢祕其精而撫一作無絕軌
享鴻名者矣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
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墀沛枯骨而被聾盲
施妖胎而逮鰥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
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王祥可
把曾宮歔歔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湖之山

一作上靜餘響於蒼梧之野一作下上一本無宵然

漠漠惕然競競紛益所慕若不自勝噉牙旗
而獨立吟翠駿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于
官逖聽而一作以思凝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
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尙猶日
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
咎徵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
首在臣等何以克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

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于迫脅方士
奮其威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
憑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
相退上跼天踏地授綏登車伊鴻文粹作湧洞槍
纍先出爲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
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所
如初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
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
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條文粹作修頌
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俟萬事
之將履掌次闕瓊邸之則封人考壝宮之旨
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
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
形澹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

匪寧旌門坡陁以前驚駭騎反覆以相經頓
會城之軋軋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
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旄於華蓋之角彗黃屋
於鉤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魍魎幽憂以
固局戰岐慄華擺滑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
天泱泱而氣青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
巫峽玉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
輿霈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

可以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為之垠塢駟
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攫而黝黝
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鑣一作
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輕一作槍寒暑以
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
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
帷宮之緜縞屏玉軼一作以蠶略入門行馬
以拱乎合沓之塲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

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咸若月窟
黑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
潔一作藹嚴上而清超雲菡萏以張蓋春歲
蕤以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面曲折周
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
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
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
以度長立極元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

一作列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
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泐而蒼
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
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斯示有以明其
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
退韶夏獲武采之於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
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砢磬英華發
外非因乎筍簋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

一作之大既而瘁一作骨挂骨柴燎窟塊驕

霆一作巖孽赫葩斜晦潰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

誕淡眇溟蓰淬聖慮岑寂元黃增霈蒼生顯

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咸駭駭以修聳霜女

江妃乍紛綸而曉暖執紱秉翟朱干玉戚鼓

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斂祀事虛明於是

涖灑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岬而灑朔漠

洶暘谷而濡若英耆艾涕而童子儻叢棘圻

而狴犴傾是率土之濱覃醑醪以涵泳非奉

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元澤淡泞乎無極殷

薦綢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

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雜羣

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燧

人氏已往法度難知一作文質未變太昊氏

繼天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子攄終始

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而葱蒨秦失之

於狼貪蠶食漢綴之以虵斷龍戰中莽茫一作

茫茫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眷伏惟道祖視生

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

正氣之無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

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黷乎脂夜之妖勢

廻薄乎龍虵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

天闕文粹不敢旅拒鬼神為之嗚咽高衢騰

塵長劍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插紫極之將頽

拾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一作以仁義鍛以之一作

以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影撇蓋九

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

以為稷禹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以高

揭蠢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

微刊定於典廢繼絕而後覩數統從首八音

六律而惟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

日吁昊天有成命一作惟五聖以受我其夙

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爲乎
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元元之垂裕于後
夫聖以百年爲鶉鷲道以萬物爲芻狗今何
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
於周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
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
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
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
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爲寶增
怵惕以孜孜况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進封西嶽賦表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
進無補於明時退常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
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
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乃猥以臣
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

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
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
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
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伏未
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効况臣常有肺
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冥
孤負皇恩敢攄竭憤懣領略不則作封西嶽
賦一首以勸所覬明主覽而畱意焉先是御
製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
思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
今茲國富是已况符瑞翕集福應交至何翠
華之脉脉乎維嶽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
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伏
惟天子需然畱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
采錯事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
不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匭獻納奉表

進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
太原還于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
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爲王者之體告厥
成功止于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
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爲天子之
能事壯觀焉爾况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
作歌有慙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
上執元祖醇濃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
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
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
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
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崇垂鴻與
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事
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

餘或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
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
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慙乎比
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

呂作詩

義云國

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
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
厥郡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
字未藏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詠
之極故作封西嶽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
展禮焚柴者實覬聖意因有感動焉爲其詞

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
白帝之都見金天之王旣刊石乎岱宗又合
符乎軒皇茲事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
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
千乘萬騎已蠖略怡儼屈矯陸離唯君所之

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鴻鐘發雷
輜辨格澤之脩竿決河漢之淋漓曠天狼之
威弧墜魍魎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
明夾轂昌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蹌海若護
蹕而參差風馭冉以縱巘雲螭縵而遲轔地
軸軋軋殷以下折原隰草木儼而東飛岐梁
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玉尚方具
左燾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鑿輿
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
去屆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清曙旣臻夫陰
宮犀象碑兀戈鋌悉窅飄飄蕭蕭洶洶如也
於是太一抱式元冥司直天子廼宿祓齋就
登陟駢素虬超崩劣天語秘而不可知代欲
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金乎菌
蒼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
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

遺則颯弭節以徘徊撫八絃而黻黑忽風翻
而景倒澹殊狀而異色同若褰祛開帷下辯
宸極者久之雲氣翳以迴複山嘑業而未息
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時萬時億爾
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覲羣后於
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州芬樹羽林莽
不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麒麟踐踐而在郊鳳
凰蔚跂而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震

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
爲之相峽萬穴爲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久
而景移樂闕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封
泰山禪梁父以爲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覽
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
此西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
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
以視嶽於諸侯錫神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

旬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
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
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發軔匝乎
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華最爲
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
隕祉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
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元
元從助清廟獻歆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
爍乎眞天子之表奉天爲子者已不然何數
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
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
放百靈歸華清

進鵬賦表

天寶三載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
之勳不復照曜於明時自先君怨預以降奉
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尙書膳部員外

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
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
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
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
衆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
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文粹
作明哀憐之明主文粹無儻使執先祖之故
事此二字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

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
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
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
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以為鵬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
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
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
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

杜集卷十九
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鵬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爲已
任橫殺氣而獨往稍稍勁翮肅肅遺響杳不
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
掌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鵬之大
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元冥陰
乘甲子河海蕩滂風雲亂起雪沍山陰水纏
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
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
依倚用此時而椽杙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
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剡捷來於森木固先
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
令文粹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
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
之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

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旌門乘
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
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
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之榮觀棄功效
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
兔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我往
來趨起我場圃雖有青骹戴角白鼻如匏蹙
奔蹄而俯臨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
迺寧遽屢攬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
嗥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韞而繚繞尙沒跡
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
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
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鴉鷓之
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
肉多奚有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
而爲鄰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逡巡拉先

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文粹作過臻忽隔天路終

辭水濱寧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

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

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

棟之間寒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

叢薄之不開突杈柯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

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鈔

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豈非虛

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

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

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窠養子青

冥倏爾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鈎爪空廻斗星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

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一作

捷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尙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天風
崛乎廻薄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
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狡狴小如猿狖忽不
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
向若鐵柱歆而金鑠斷兮事未可救譬流沙
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兮性

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
必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
尤之倫已脚涓戢涇提挈邱陵與南山周旋
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應隼之不制兮
呵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
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
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
和同髀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泊于蹄

之迸集兮始拘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
已歷塊而高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
爲大既而羣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
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割雷殷而有聲兮紛膽
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魂魄以自助
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御
東山百獸蹶蹶以皆從兮四猛仡銛銳乎其
間夫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

還惟昔西域之遠致兮聖人爲之豁迎風虛
露寒體蒼螭軋金盤初一顧而雄材稱是兮
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矚闔而吼紫微兮
却妖孽而不得上千時駐君之玉輦兮近奉
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
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闕仰千門之
峻嶒兮覺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
歲月之忽殫顧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

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疑於躡捷此乃獨
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
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
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
終日馴狎已

唐興縣客館記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
鰥寡惇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
而行而一咨于官屬于羣吏于衆庶曰邑中
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濕吾人猶
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
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
于大壯作之閤閤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
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素柱上承
安若泰山兩傍序開發洩霜露潛覩深矣步
櫺複雷萬瓦在後匪丹雘爲實疎達爲廼廊

南注又爲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
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于
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
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
方中矣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天子
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粟階州長之
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
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贄或曰明府君

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也何以
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
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
至於館之醢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
於私廐君豈爲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
修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
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玼
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

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自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已

說旱

初中丞嚴公節制
劍南日奉此說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

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月旅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疎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致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

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爲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卽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畫馬贊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駟老大騾裏清新魚
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蘭筋逸態
蕭疎高驤縱恣四蹄雷雹一日天地御者閑
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
實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
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穆天子傳飛兔
騾裏日馳三萬
里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
進賢賢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
聰明深察博辯闕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聞
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飈也是何面目黧黑
常不得飯飽喫一作飽
飯喫會未如富家奴茲敢
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
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
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

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
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
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
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我爲益
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
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崑崙以高泗水潏潏
灑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
飲我濁酒載呼我爲兄

秋述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
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
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元寂寞多
爲後輩所襲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
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土子不見其泥矧抱疾
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漫其
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

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
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
則風后力牧是已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
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
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
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
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
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
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
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
兼羌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
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
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支也
權量西山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三

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
今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
刺史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一作帥之竊恐備吐
蕃在羗漢兵小昵而釁隙隨之矣况軍須不
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爲宜速擇偏裨主
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
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
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

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
使八州都管或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
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
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權於外已然
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爲本式遏雪
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
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臂
何王尹之獄是矣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

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
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
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
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羣部落喜矣無爽如此
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
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了將正
色遣之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
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
之今聞已小動爲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
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卽發精卒討之
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
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
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
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
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祇與兼
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

杜工部集卷二十九
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非
蜀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
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今富兒非不
緣子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
哉村正里雖一作見面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
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
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
進退聞上而已

杜工部集卷二十目錄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

天尊圖文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爲遺補薦岑參狀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爲夔州柏都督謝上表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唐故萬年縣京兆杜氏墓誌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祭遠祖當陽君文

祭外祖祖母文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杜工部集卷二十目錄終

杜工部集卷之二十一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故供
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
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
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
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

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闢總彼賦稅
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
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
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
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
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
學之所措意道在此矣得游說乎

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
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
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
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
况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翥於騰鷹敝
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
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
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

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輜軒有喜
主客合宜間閤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
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之理疏莫之術
抑有可觀其來尙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
作爲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
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
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旣潰渭而亂河

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斲乃善崩遂使委
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
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
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
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
之插復擁填淤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
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烟尙
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王

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太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旣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

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之聖哲未有不以君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惓惓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

詞氣高雅則遺褻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禹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爲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間孝廉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

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
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當此之際百
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
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
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
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以繼絕表微無或
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

天尊圖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
泠泠然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
林退而極乎延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亘于疎
梁塞于高壁骨者鬣者替者黝者視週之間
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
然綠輿駢然仙官泊鬼官無央數衆陽者近
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

帝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
而左元之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績事
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憂
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人之安志所至也
請梗槩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曰若人存
思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興
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
乎老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
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
下以昭柱史之告訴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
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先生藐然
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烏亂於雲魚亂於河
獸亂於山是畢弋釣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
邀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
流血不乾骨蔽平原垂氣橫放淳風不返雖
書載蠻夷率服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

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氏輩結繩而已百姓
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賢主起之而
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古哉
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
聖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尙疵癘戰爭未息必
揆當時之變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
之所善與之善勅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
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子自然
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淘淘何其撓哉已登
乎種種之民舍夫嗶嗶之意是巍巍乎北闕
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
斗注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
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
宗之時哉石鼈老畢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
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貳問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
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鮓之
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
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
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克溢魏杜行之
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間見
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
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開輔蕭條乘輿播

越太子卽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
公實匡救忘餐奮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
遭祲沴國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盜本
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折貶官厭
路讒口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闊遠
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
去時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
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臥

內因循寢疾憔悴無悔死矢泉塗激揚風槩
天柱旣折安仰翊戴地維則絕安放夾載豈
無羣彥我心怱怱不見君子逝水滔滔泄涕
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
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斂以素帛
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
人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悵州府救喪一二
而已自古所歎罕聞知己曩者書札望公再
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先帝松柏故鄉粉粹
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
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
見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
奏無成終身愧耻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
破碎諸將功勳城邑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
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痛氤氲元豈正色
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祭者酒陳

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尙饗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宜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
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
佳名早立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
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
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 甫

左 補 闕臣韋少遊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
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
幸今日巳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

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舍臣萬死曲成恩造
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以陷
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猶逆
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袞職願少裨補竊見房
瑄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爲醇儒有大臣體
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
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
色况畫一保大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
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瑄門下有
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
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
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
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
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
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

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尙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歛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元遠非

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尙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乏利制不由己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

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
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
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
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遷迤渡河佐之收其
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
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
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迴戈
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驀嵐馳屯
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
吳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
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
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
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
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
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
進

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
顧殞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勳力
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
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
過就其小効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
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

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
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
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宏治主客之宜
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
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憫獨外攘師寇上報
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
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
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

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
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畧周
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
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
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

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
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
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

妃諱字

一作某

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唯高

封商於赫有光伊元祖樹德於今不忘必宋
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其
系緒蕃衍綏冕所興列爲公侯古有皇父充
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

刊正帝圖中有元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
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
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
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
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
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
褓體如水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
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

度哉今上昔在春官之日詔詰良家女擇視
可否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
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崖岸津潤結
襦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恩加
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
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
是不敢以露才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
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

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
久好奈何况妃亦既邁疾怙如慮往上以之
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于御手見寢
始廻于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
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
乙亥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
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
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綦之蕪絕惜脂粉

之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金井嗚呼
哀哉厥初權殯于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
月二十七日己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
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
事後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
于懷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
淑妃喪事所須並宜官供河南尹李適之充
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于王者

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
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
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
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
矣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
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
以公主恩尚帝女爲榮何晏兼關內侯是亦
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

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灑掃嘗戚然謂
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里
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楸之阻思
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闕
塞之風烟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
移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黍鄭莊之賓
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
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

未已不論官闕游夏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
顏謝有后妃之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廻月高堂麗星驚

濤洶洶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一婉

彼柔惠迴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

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其二珩珮

是加翬綸克備先德後色累功居位壺儀孔

修宮教咸遂王于獎飾禮亦尊異其三小苑春

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

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其四馮相視禮

太史書氛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

鑪罷燻燕趙一馬瀟湘片雲其五恍惚餘跡蒼

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恥公主愁思永懷

于彼日居月諸邱隴荆杞其六巖巖禹鑿瀾瀾

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雕

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其七少室東立繚垣西

走佛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
維水有源與詞永久其八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
賄賂詞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
光芒於金石作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
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標格女史竊見於萬
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唐

杜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傳之
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
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隋河內
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皇監察御史洛州
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
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之人謂
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誄爲孝童
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江海蓋縣

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
君子實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
府錄事參軍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
朱紱有光縣君既早習于家風以陰教爲已
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始終可得聞也
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疾力不
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
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

於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
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
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乖
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煎和之宜規
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先人
後已上下敦睦懸罄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
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娣姒則有鍾琰洽
介婦之德周給不礙於親疎泛愛無擇於良

賤至於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
來幼童亦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爲
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致諸
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
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
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
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
甘之美醪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

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積行累功
不爲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
烟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
近於揚摧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
于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
月二十九日遷殯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
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蘋蘩晦色骨肉號兮
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長子曰朝列次

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
次閻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
唯長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
曾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
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
褐衣斂吾起塔而葬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
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
斂而幽隧爰封其所厥飾咸遵儉素眷茲邑

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
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
或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
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爲報也甫昔臥病
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間女巫至曰處楹之
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
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
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

子以爲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

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畱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

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一家相進曰斯至
止將欲啓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廢
節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
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
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
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廝役之賤
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
不亡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

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
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
氏所生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次
曰升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次曰專歷開
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
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
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又
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

者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
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爲盧氏之腹生也然則
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卽
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
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
也旣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
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三十
人內宗外宗寢以疎闊者或元纁玉帛自他
至若以爲杜氏之葬近於體而可觀而家人
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朝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
邑之都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
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
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

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
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
繕甲江陵浸清東吳建侯于荆邇于南土河
水活活造舟爲梁洪濤莽汜未始騰毒春秋
主解豪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
墳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憤心胃峻極于天
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
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
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
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蘋于彼中園
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
祭尙饗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
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
呼外氏當房祭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

本集卷二十一
緬惟夙昔追思艱寔當太后秉柄內宗如縷
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聿以
生居貴戚豐結狂豎雌伏單棲雄鳴折羽憂
心憊憊獨行踽踽悲夫景分飛忽間于鳳皇
咄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遭禍
我母妃之下室深狴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
是布裙屣履提餉潛出昊天不備退藏于密
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事存于義陽之諫

名播于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等從母昆
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親
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徧往測
戀光輝漸漬相勗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
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
曲列樹風烟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
不歸三月晴天春草萋兮增綠頃物將牽累
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矣捧奠

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軌

一作躅

為閩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康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劍南自用兵已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

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相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顛顛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况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

本集卷二十一
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
人以安反爪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
而三蜀天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
狽哉不卽爲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
爲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
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近擇
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
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
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穫于蒼黃之際臨危制
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於當時扶泥塗於已
墜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
梁州旣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
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
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爲聲援是重歛之
下免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
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

使節畱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
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爲成都東鄰
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
伏惟明主裁之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
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
州亦困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
分壺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
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
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
如犬戎俶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
已來長望生還僞親信于贊普探其深意意
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
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
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
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
願亦勤矣况臣本隨兄在蜀河二十年兄旣

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
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
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
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
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
諸道路出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似
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寐
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以

聞

杜工部集卷二十終

杜集卷二十

三

玉



